

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輒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輒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襲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

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

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

上件事節立令破板毀棄

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

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

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盡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

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
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
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
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
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
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近裏州軍
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
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
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
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

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
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奏敕差克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
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
恐 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 朝廷和好年
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
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當

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著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南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亦以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收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笞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

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 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 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取 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橐官訪聞自前牽橐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橐官依舊只差

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 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旣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

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 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馳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馳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妨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馳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馳馬本處避見倒死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竝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卽

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飢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旣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荅天意今二聖旣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祥臣臣恐九重之秘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

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

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

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

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

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

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

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

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旣自

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

缺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灾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在

欒城集卷之四十三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一十二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
御史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
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
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
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

除授敕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才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

臣今欲乞命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

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 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 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旣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 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埃邊患旣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 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

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城積粟勞費天下

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况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

歲月徐觀間隙竝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歿亾畧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

體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取

進止

貼黃臣聞 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 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 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 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

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

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

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米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又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 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歿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淮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

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 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會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 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

指此 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爲翰
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
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
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
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
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
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
溫伯則過至爲 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
使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
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念久
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
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
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取 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 朝廷使百官
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 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
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
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
詞給事中封還 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

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
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
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
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
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 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
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
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
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 朝廷急切之
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
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 皇帝陛下

大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
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
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 朝廷者乎頃
者言 侍郎闕人 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
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
且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
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
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 聖意未經
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

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 陛下明白
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 進
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故 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
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
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
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
亦無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雖就位而中外觀望

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 朝廷備有邊事
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
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
擢 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
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
待罪執法才力疲輒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
勉若所言中理望 陛下力賜 主張行之無吝一
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
含之計使臣 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
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 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 天威咫尺言詞迫遽
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
此治亂之機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
恩與同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
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
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
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
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

舉臯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
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
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
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
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
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
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
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
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

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奔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爭之勢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

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

忻慰當此之際 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 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踏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屬之以禍誘之以

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 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歿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二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 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

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 陛下斷自 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 英斷使彼 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 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 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 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 陛下察之昔 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

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墮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

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氊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氊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

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

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又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

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

朝廷役旣不成虜兵乃去旣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少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驥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

李憲憲管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

其親戚徐勳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

將賂遺并奏其功 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

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恚發病至

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蘓轍侍御

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

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奏

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

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左

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

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

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

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 朝旨係諫官御史並

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

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

及兩制官並不會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

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 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

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旣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之兵旣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種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亾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 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

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晞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楨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 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覲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遠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盛人之要術自古聖

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 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 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 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

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 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別在起動人戶以差雇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

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言臣言豈 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僉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縣

手力最爲輕役農民仕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 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
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實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

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 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 聖聽伏埃誅謹取 進止

興城集

卷四十三

三

海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集卷之四十四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十首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執事非有害也

而臣再三干瀆 聖聽誠有說也方今 太皇太后
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 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
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
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
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
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

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
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旣忻然聽從而熙
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
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

矣今若不問在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
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
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猶憤耻
功不遂妄造事端以益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旣
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
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爲
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
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
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
孤忠憂國再三干瀆 天聽甘埃斧鉞取 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既昔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既詳定既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

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人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畧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卽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

縱人額實有可損亦俟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 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為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房違廢上件 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此信令人情不悅又緣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之 上名所壓者即為撥上名於池司侍郎左選 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為閑候上名孔 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

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理寺撥任永壽親情信中立 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情紛亂獎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眾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 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見在人數且依舊安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名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卽厚非下卽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還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

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卽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遷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切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 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卽行裁撥棄置大信畧無顧惜此正 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 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

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戶部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旣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充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準此臣竊觀上條本爲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升除諫官如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此條施行尋又蒙尚

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益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

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竅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輸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廢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 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 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 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 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 朝廷乃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

乞以所賜四寨易寨河蘭州 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卽爲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旣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 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廊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 朝廷一聽之臣竊見 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

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 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 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尤不可仰料 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

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不耕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 朝廷旣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 朝旨於元請之外脩勝如管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 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訛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

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 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 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 朝廷歲賜大利旣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畧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 朝廷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

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 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 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疆之作也急召帥臣實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種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 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

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卽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

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詔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尙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相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相公

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
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
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
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
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
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
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
國臣雖言而何益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

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
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
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
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
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
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
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
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
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

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甘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額及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廳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逆同指揮冷遵不

得申報今來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皆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益古今命將必因已

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取 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時竹本羈縻微誠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

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時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卽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時竹唇齒相

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時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牴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意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

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乞奏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暗弱謬

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 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 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按孫劫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縣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險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 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旣用而後獻言責恐於事有損伏乞 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

施行取 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 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樂城集卷之四十五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八首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例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

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難辦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舊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卽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

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等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明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窮親具當職官員同共體

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卽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其招募

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召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在得行然不知州縣

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旣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謫此最立法

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立司不行與加

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芟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爲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椿戶房置簿候

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椿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椿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一聖詔而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椿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取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爲功欲因增羨覲幸酬賞而已非一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準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

封椿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于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

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卽於次等差及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三州遇州州有闕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二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

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所謂似密也然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爲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準備一分外

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
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
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
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
廷立法旣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
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
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
卽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
爲雇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
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
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
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
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
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
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
除夏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
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迤
邐債那遂至下等縣役旣無指定空閑年月之
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
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

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以上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雇卽寬鄉愈寬而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雇州縣役之爲均也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雇直錢物聽私

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雇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

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召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

勘 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雇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卽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筭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官

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也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卽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卽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關剩卽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申戶

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
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
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
更僥倖七月七日根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
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
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
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
錢投名替鄉差人卽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卽未
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
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
州確實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
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
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
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爲之至於三
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
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
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 朝廷役法兼行
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

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

理已盡 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今諸路相度以來畧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劃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召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 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旣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 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 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 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能曉或暗昧不矚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俟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 聖斷與大臣

熟議如有可採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 進止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 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 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關員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 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愷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 聖明

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

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

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 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 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 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

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 太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旣決於執政 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 聖意所用者又不

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
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
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
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
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
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
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
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
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

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
朝廷建議回河之議自此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
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
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
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覲
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
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

爲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卽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卽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

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狹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
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
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
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
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
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
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瀾汎
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
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
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
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坊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
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
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
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
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
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
日 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
月二日 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爲修河司雖

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 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 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棹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 朝廷立行誅原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

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 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 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 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 朝廷號

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 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 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 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筭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

書而况欺君悞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益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

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

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爲各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謀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蓋必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

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 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 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躡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 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旣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旣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 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 祖宗故事凡有管

軍皆以資任先後相歷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 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旣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 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摠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

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 本朝故事參近日
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
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 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
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
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欽定四庫全書

終

樂城集卷之四十六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顧天叙禮初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三首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
利害本不相及 本朝初許入貢 祖宗知其無益
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
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摘角契丹爲用兵援助
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

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二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 朝廷勞費不訐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旣 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 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 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 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 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
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
物亦細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
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
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
字即問元買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

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乃關監門不
得阻節

諸親事宦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
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
裁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
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
各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
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

副節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伍拾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三日或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下節闕節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均爲夷狄 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

加裁抑其人從出入節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 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 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倡獮南邊至今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 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

此城既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 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 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棄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 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 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 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懷

又甚於義問而 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 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

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

乖方

事具臣昔言頡八事

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

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

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二年

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

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

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

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

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

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集令預聞邊事別揀諸

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

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

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

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

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

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

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

密文書及作違非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 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 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 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 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 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 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 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 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他日小人疾害 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

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 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 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 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負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

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 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中書取 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 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 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 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 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

旨十月四日又奉 聖旨應官負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 旨二十九日又奉 聖旨應官負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 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畧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 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 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 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 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 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 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亾子弱家貧已蒙 聖恩特加賻贈欲乞

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
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
元發既歿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
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
汭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
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
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
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
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
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
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
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
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
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
物故衆人捃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
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
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

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楊州謝景溫與鞏共
事嘗上章明辯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
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 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
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 陛下洗濯瑕疵稍
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 進
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
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
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

城其餘以次定罪 皇親臨時取 旨仍許人告提
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
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
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
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 敕刑從
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人
沽販之家而取 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
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爲酒
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
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

頗有踈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爲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 旨若取 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 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爲當去尊長取 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 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爲酌中伏乞特降 指揮速行改定取 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 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 聖旨批降二省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 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

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
周亾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
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
詆時政以惑 聖聽請爲 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
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
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
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旣具而有司當宇
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
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
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 朝

廷信之爲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
旣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 國
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
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 德音法當衝替與
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
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
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
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
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
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

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
欺指望 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
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
驚自相蹈籍歿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
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
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麤允公議者不
過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
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
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
常在熙寧間諂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

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
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 旨意施之政事前
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
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
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
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
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
而子韶隱忍不言 先帝覺其姦妄親批 聖語指
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
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

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
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
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
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迤邐遷上此無功而受賞
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
壻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
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
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
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
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

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
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
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
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
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
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
位相勉爲善則大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
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
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崖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聞 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卽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 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事列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祖購之承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張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

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他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立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 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 朝廷將復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爲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歛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

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

從來習爲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剥下臣欲乞 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掃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

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處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 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 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入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 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 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 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 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

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 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 朝肯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合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

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 朝命許以
 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
 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
 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
 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
 未解不欲違拒詎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強
 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
 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
 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
 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晉順要之久遠不信

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
 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徂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
 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
 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
 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
 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
 何以禦之且 先朝用兵所得四寨 朝廷猶務息
 民棄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
 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

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 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 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

添屯十將處

自元祐以來

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

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

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去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 朝廷竄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 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 朝廷若見

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恐或至
忿爭兵難一交必非 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
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
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
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
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
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
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

決於大吳每其始決 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
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
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 先帝天錫智勇
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
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
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
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
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
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

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駭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東

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關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

漚流至能陶復合入大河昨來 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徙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具見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關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脇大河強之使東

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欲寬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

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 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

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
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併修葺緊急堤
岸醜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暗作回
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 朝廷應副見
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
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
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
之故添爲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
臣三十四員河清兵_{三士}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
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

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

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能其欲

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

建議分水之人利在

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爲不忠莫甚於此

北京靈平陽武諸處

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

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效其爲

罔 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

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

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闕視形勢然而 朝

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

也欲乞 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其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卽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 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 聖意乞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總集

卷四十六

三

共

樂城集卷之四十七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轍等言臣等近奉表請 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

受冊寶伏奉 批答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

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已安衆

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

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弗居使禮典不修則

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辯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旣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泐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况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 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 祖宗之舊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擒鬼章表

臣轍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必曾是

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
臣轍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
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
顧西蕃之遺種孤累 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
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
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
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
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旣接凶
黨奔亾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羗奪氣白首就擒卽

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
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亾則齒知難久
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
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
依千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
轍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
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

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
苦之足云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
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昊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
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 主眷俯念人勞
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
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
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
伏惟 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
急之奏而 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

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
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
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
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
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
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
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鐘鼓畢陳勉與好我
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
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
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
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
弼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
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 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
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
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踴躍載
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
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
舞休功

編 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 旨編次 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縣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秘計今者編錄釐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 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 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 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輒言竊惟 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備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卽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 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

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
文采煥發足以形容 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
時政謹已譏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
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居堯舜
之位躬曾閔之孝 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 補述前
志見於為政網羅遺事盡副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
而散亾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
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二宗皆工於詩騷雜文
與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
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 先帝之萬一惟

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
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
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
欵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
盡効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
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
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
君近之然 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
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
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

守祕計先被 旨錄為別集不許頒行仍 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 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為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 御集卽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 旨命除臣起

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 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為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所保任遂致 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 聖恩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

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
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
居郎恩命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 君父之命所當
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
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
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 朝廷用之不疑則是
臣謗毀忠賢眩惑 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
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
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
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
錄奏聞伏候 敕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
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
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 朝廷論議
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
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贈檢會一處施
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 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 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 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絕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 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

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効蔑然遽蒙 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蒙 聖恩除臣試中書

舍人者頃蒙特旨召 中堂辭避不從 俛而就遂
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
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
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
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
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
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况復公議
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
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溢
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

將安用之伏乞 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
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敕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 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戶部侍郎奉 聖旨管句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暮
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
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
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
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

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 誥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 聖旨令管句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暮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 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 聖慈矜

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 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 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 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 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踈尋已辭避而况玉堂之清秘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

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
微陋實爲叨竊兄出弟處或謂 朝廷私臣一家地
近職嚴姑願 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
猶願特許假臣以閑 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
切進退兢危伏望 聖慈卽賜允取 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
小責重有一曠敗孤負 聖恩今日三日得閣門報
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
所措蓋自 二聖臨御所用執法今於六人或由此

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 朝廷之重
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
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
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 朝廷過聽欲
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
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
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
居要任誠異本心况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 朝廷
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
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 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 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請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 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無任祈 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第二狀

臣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 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 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為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况軾之為人文

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 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旣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 進止

第三狀

臣今日某日伏蒙 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豈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

弗言今者擢實近班實爲虛授若遂罷俛居位臣旣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他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誥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 進止

第四狀

臣今日某日蒙 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 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

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仄
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
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
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
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祖陳薄技以効
一官旣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
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至取
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鞞言伏奉 詔命蒙 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者首居言責無補 聖時方有黜密之虞慮聞職
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鞞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戇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
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 聖神之誤
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
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
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
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
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
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 太皇

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筭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鞞言伏奉 誥命蒙 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向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旨臣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蒙之使召自南遷之後

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 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 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 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 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樂城集

卷四十一

二百一十

蘇
詩
卷之四十七

清夢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集卷之四十八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

者執筆柱下已愧空踈起草禁中尤爲清切上慙

主眷下愧人言臣轍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

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退

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爲之謀主則楚無

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
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踈通敏捷之士考
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 仁
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 神考時復以封事獲
對 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
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
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出
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
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簪以
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

雖力不迨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
不靖恭于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
之措刑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奉 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者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
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轍誠感
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
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
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 仁祖訪求直言策語

猖狂恃 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悖直之非宜孰
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
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
於道途望見 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
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 二宗時
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
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
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耆老畢會於 朝廷耕築不遺
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踈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
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
恩而歿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
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 詔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閤奉鈔藥以媮安民部劇
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暮擢在近班
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 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

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旣難辦法當通方尚賴 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憊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今月初四日伏奉 詔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 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 祖

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
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
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 聖慮勉盡鄙
心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
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
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
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煥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

曾是遭逢坐蒙 恩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澤
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落飾羣下發在
笥之珎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
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已之慙豈徒
褒博以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
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
以禦寒牛脇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

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
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
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旣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
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譏當誓增韞之報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
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
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 聖恩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

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書論兵復
數畢誠之智迨我 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
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
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
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
踈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
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心
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
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
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

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
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
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
之已艱兄弟迭居况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
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
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軼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會未
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逾極於當年 聖

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
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
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
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真偶闕而
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蒙
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
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錄奏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
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
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如牛脇而
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輯綬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
施旣盡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間衰
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言今爲子永懷悲
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筭駢驥出
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
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旣脫布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
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
循省愧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博求儁乂圖
廣治功歷覽縉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曾是迂拙偏
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
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 天荷 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謝敕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
勅設者初踐玉堂亟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涖職
之光華飽食河爲汗顏罔措伏惟 皇帝陛下使臣
以禮先祿後威四簋旣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
共成旣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
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
追賢儔之游亟蒙飫賜之舊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

汕汕豈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笏記二首

臣蒙 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眷命自天懇辭無
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
供奉之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
及單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
木何知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臣蒙 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
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

及於便蕃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人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轍言伏奉 誥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 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啟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窳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情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僞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鷄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

右臣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 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推廣德心捐廩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鷓濡翼之誦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墻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歿亾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

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
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
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
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
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
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
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
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
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惟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
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
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 天荷 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奉 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
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
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輒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
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
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
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
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

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
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
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
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
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
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
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繫已無私或
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隳不渝始終少
答恩造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麪者忝貳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
分甘爰用挺辰寵賁私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念臣才無他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
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
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
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非薄亦被寵榮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

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饑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麩者時當生育情方切於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

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腍見和平蕃衍之祥香稻來牟皆調節登豐之報願惟辱墮坐食甘腴况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葺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慶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

義黽俛圖報愧畏交中

平蕃務之稱香餅來半

平蕃務之稱香餅來半

對下斟天料以養木由

取後期之取由暗味生



樂城集卷之四十九

宋

西蜀蘇轍

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
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
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
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
衰殘之餘力求閒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使郡

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爲治未敢卽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抱孤誠而未達服 膚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 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某言老病旣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

幸雖切啓處未盍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 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酣拳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旣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泄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

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
 老之清職在臣不為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
 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 主眷之愈隆天高聽
 卑得請乃已臣其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陳免以聞

代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 敕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
 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為宜尚分邦符以
 便私計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
 早與簪裳遭遇 先朝若更煩使逮 聖明之有作

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擇節制西夏尹正
 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
 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
 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
 奧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
 飛章自乞倚 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 聖恩之
 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
 首丘自得戀 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
 澤豈勞施為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
 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 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

感幸之切滄泗交流重念臣昔事 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 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輒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 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
圓丘祗見 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 明詔及門
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
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
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勉以逾
時然而目疾侵陵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
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
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
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
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烟伏茅簷而竊
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
祈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某日 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
慮若僂墜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 明恩未即
謹何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
帝陛下奉若天地祗事 祖宗釐萬國之歡心洽百
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竢於區夫誠意旁周獨未
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 三朝班

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邊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違重迂細札識 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 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其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 祖宗

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精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 聖神莫或修舉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 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其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日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
天地陟配 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
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
續嗣 五聖勤勞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
幣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
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
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
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
澤之餘臣某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
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
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 天地之功施而不
報 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 神作
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 聖孝之無窮伏惟
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
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
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
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日某日進奏院遞到 詔書一道賜臣熙
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
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
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
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
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日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 恩命者
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
衽奉絲綸實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
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繞庫之徵嘉其顯相之勤錄
其駢奔之助霈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
榆莫景顧罔履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
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荷德滋深論
報無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代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 聖時
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少年感槩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搃戎西
北方 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
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 聖
神之普照曾冀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
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
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 皇帝
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

德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與言及
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
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 陛下
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歿之言庶幾於善
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代龔諫議謝知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 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
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
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旣出懇避無由

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實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

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徃誠心內馳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日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泊獲見於 清光復親承於 聖訓盡出

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亾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踈决見禁罪人臣已卽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爲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金盃羣望而精神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 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露推臨軒决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旣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 聖化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寵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踈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斑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臨照之明孰爲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

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駑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應顯仕才本空踈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旣當休卽求謝事 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仙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 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 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

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未老得以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參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 臣得退伏聞里歌詠 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 國體兼存區區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 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 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旣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 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 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

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卽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
臣無任祈 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聞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
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
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
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
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比多得
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

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
恨伏惟 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
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之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
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
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
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
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 聖明
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 天俟命之至
謹奉表以聞

代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複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踈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歷懇上聞輟黈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

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有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 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